

雪

Паустовский 帕乌斯托夫斯基

达吉亚娜·彼得罗芙娜搬进老波塔波夫的房子一个月以后，他死了。达吉亚娜·彼得罗芙娜还同她的女儿瓦丽亚和孩子的老保姆孤单地住在那儿。

这座三间屋子的宅舍，坐落在市镇边缘上的一个小山丘上，俯瞰着北边的河。在房子和如今已萧瑟的花园的那一边，闪现出一片白色桦树林。乌鸦从早到晚在那儿呱呱地叫着，成群结队地翱翔在光秃的树梢上头，仿佛在市镇上笼罩着一片阴霾。

达吉亚娜·彼得罗芙娜离开莫斯科以后，过了好久，对这荒僻的小市镇的一切才习惯起来：屋顶倾斜的小房子、吱吱嘎嘎的耳门和宁静的黄昏，还有静得使你听得见煤油灯火焰的嗤嗤声。

“我多么傻呀！”达吉亚娜·彼得罗芙娜思索着。“我为什么离开莫斯科。为什么撇开了那剧院和我的朋友们呢！我本来可以把瓦丽亚送到她住在普希金诺的保姆那里去——那里没有什么空袭——我自己在莫斯科留下来。我的天哪，我多么傻呀！”

但是如今已来不及回莫斯科了。达吉亚娜·彼得罗芙娜决定在陆军医院里——这小市镇上有好几所——举行演出，心情也就宁静下来了。她甚至渐渐喜欢上这个市镇了，尤其是冬天到来，大雪掩盖了市镇的时候。天气温和而阴沉。河流好久没有冻了；水蒸气从碧绿的流水上不断地升腾起来。

达吉亚娜·彼得罗芙娜已经习惯了这小市镇和这陌生人的住宅。她已经习惯了这不入调的钢琴，习惯了那钉墙上的笨重的装甲海岸防御舰的变黄了的照片。老波塔波夫从前曾经在舰上当过机械师。他写字台上的褪色的绿呢上，摆着一座他以前曾服役过的“霹雳号”巡洋舰的模型。瓦丽亚是不许摸它的。事实上，什么东西也不许她摸。

达吉亚娜·彼得罗芙娜知道波塔波夫有一个儿子，现在在黑海舰队上服役的一名海军军官。在写字台上紧挨着巡洋舰的模型，摆着一张他的像片。达吉亚娜·彼得罗芙娜有时候拿起来，仔细端详一下，并且思绪万端地皱了皱眉头。她觉得许久许久以前，在她不遂心的婚事之前，她曾经在什么地方见过那张脸孔。可是在什么地方？在什么时候呢？

那海员用安详的、微带讥嘲的眼光凝视着她，仿佛他在责备她：“喂，怎么样？难道你不记得我们在什么地方遇见过吗？”

“不，我不记得了，”达吉亚娜·彼得罗芙娜平静的回答。

“妈妈，你在跟谁说话呀？”瓦丽亚便从隔壁房里喊着。

“跟钢琴，”达吉亚娜·彼得罗芙娜会笑着回答。

仲冬的时节，写给波塔波夫的信，源源寄来，都是出自一个人的手笔。达吉亚娜·彼得罗芙娜把信都堆在写字台上。

一天夜里，她忽然醒来。雪在窗玻璃上映照着暗淡的微光。波塔波夫遗下的家畜灰色的大公猫阿基普，正在睡榻上打着盹儿。

达吉亚娜·彼得罗芙娜穿上浴衣，走进波塔波夫的书房，在窗户跟前站住了。一只鸟从树上飞开的时候，从树干上带来一点雪。雪有如白色的细粉飘扬下来，把窗户蒙上一层薄霜。

达吉亚娜·彼得罗芙娜点着了写字台上的蜡烛，坐在一把安乐椅上。她对蜡烛凝视了好久——蜡烛燃得一点儿也不闪晃。接着，她谨谨慎慎地捡起一封信，拆开信，四下看了看，就念起来。

“亲爱的爸爸，”达吉亚娜·彼得罗芙娜看信。“我现在已经住在医院里一个月了。我的伤势并不严重，这下快好了。请您不要担心得一支接一支不住口地抽烟！”

“我常常想念您，”达吉亚娜·彼得罗芙娜读下去，“也想念我们的家宅和我们的小市镇。一切都仿佛离得远远的，在天涯海角的地方。我闭上眼睛，恍惚看见自己开开门，走进花园

里去。那时候是冬天，地上铺满了雪，但是通过那可以眺望悬崖的亭子的小径，已经扫得干干净净。丁香花丛挂满了严霜。屋里的炉子，噼啪作响。有桦树木柴的烟味。钢琴早已调好音，您已把我从列宁格勒买来的黄蜡烛插在烛台上。钢琴上依旧摆着原来的乐谱：‘黑桃皇后’的序曲和‘致我远方故乡的海岸’。门给响吗？在我离开前，我没有来得及安好。我真地会再看到这一切吗？我回来的时候，洗脸时我真地还会用蓝色罐子装水吗？您记得吗？唉，但愿您知道我在远方是多么越来越珍爱这一切！我十分严肃地告诉您：就是在战争最艰苦的时刻，我也常常回忆起那一切，这您不用惊异。我知道我不但是在保卫着我整个的祖国，而且在保卫着我心中最钟爱的那一个角落——您、我们的花园、我们的淘气的小孩子、河那边的桦树林，甚至还有我们的公猫阿基普。请您别笑我，也不要摇头”

“我从医院出来后，也许能请短期假回家一趟。不过我还说不一定。顶好不要盼望我。”

达吉亚娜·彼得罗芙娜在写字台前坐了好久，目不转睛地凝视窗外外面蔚蓝的天空渐渐蔓延开的晓光。她在思索着：说不定哪一天有一个陌生人，显然是一个沉着勇敢的人，从前线到来，一看到在他房子里住着一些陌生人，各种东西都和他所预期的不一样，他会很难过的。

早晨，达吉亚娜·彼得罗芙娜告诉瓦丽亚拿一把木锨来，把通到那可以眺望悬崖的亭子的小径打扫干净。亭子已经摇摇欲坠。木头上的圆柱变成了灰色，长满了绿苔。达吉亚娜·彼得罗芙娜自己把门铃安上了。门铃上刻着有趣的题铭：“我挂在门上，请多按几下！”她按了一下门铃。它发出响亮的一阵叮当声。阿基普怏怏不乐地抖动一下耳朵，认为这是对它的蔑视，就迈着方步走出门厅。显然在它看来，这悦耳的铃声是非常无礼的举动。

这一天下半晌，达吉亚娜·彼得罗芙娜，面庞泛着红晕，精神焕发，眼睛闪着愉快的光芒，她从城里请来一位老钢琴调音师，这是入俄罗斯籍的捷克人，在他不修打气灯、煤油灯、玩具和口琴的时候，他就来作钢琴调音的工作。他有各很好玩的名字涅维达尔。这个捷克人调完了音的时候，说这架钢琴虽说是旧的，倒是很好的东西。达吉亚娜·彼得罗芙娜自己心里早就知道了。

他走了以后，达吉亚娜·彼得罗芙娜仔细地查看了写字台所有的抽屉，最后她找到一包黄色的粗蜡烛。她把两枝蜡烛插在钢琴的烛台上了。傍晚时分，她燃着了蜡烛，在钢琴前坐下来，于是屋子里回荡着音乐声。

她弹完钢琴的时候，吹熄了蜡烛，一种枞树香的烟味，弥漫了整个屋里。

瓦丽亚再也抑制不住了。

“你为什么动别人的东西呢？”她说。“你不让我动手，可使你自己倒动起来了！你已经弄过门铃、蜡烛和钢琴。而且你把别人的乐谱摆在钢琴上。”

“因为我是大人，”达吉亚娜·彼得罗芙娜说。

瓦丽亚撅着嘴，不大相信地斜眼盯着她。正在这时候，达吉亚娜·彼得罗芙娜一点不像个大人了。她脸上红润润的，容光焕发，模样很像在王宫里丢了玻璃鞋的金发姑娘。正是达吉亚娜·彼得罗芙娜自己对瓦丽亚讲过关于那个姑娘的故事。

中尉波塔波夫还在火车里的时候，就想着他在家里呆不上二十四小时。他请的假期很短，时间差不多都消磨在路上了。

火车在午后开到了。在车站上，中尉就从站长——一个老相识——那里晓得了，他父亲在一个月以前已经去世了，一位莫斯科的青年歌唱家和她的女儿住在他家里。

“是些疏散的人，”站长说明道。

波塔波夫没有说什么。他从窗户里望着那些穿着棉夹克和毡靴的旅客，在站台上拿着茶壶匆匆忙忙地走来走去。他的心情很沉重，感到头昏眼花。

“对的，”站长说。“他是一个好人，却没有活到看见他自己的孩子回家来。”

“我什么时候可以搭火车回去？”波塔波夫问。

“早晨五点钟，”站长停顿了一下，接着又说，“你可以同我在一块儿住一晚上。我老婆会给你预备一点晚饭吃。你不必回家了。”

“谢谢，”波塔波夫说。接着他就走出去了。

他把他的手提包旺仔站长室里了。站长望着他的背影，一边摇了摇头。

波塔波夫穿过市镇，走到河边上。河上罩着灰蓝色的天空。天空和大地之间，斜飘着轻轻的小雪花。乌鸦在路上的粪堆边跳来跳去。暮色苍茫了。从河对岸的树林中刮来一阵风。风把眼睛吹得直流泪水。

“唉！”波塔波夫说。“我回来得太晚了。现在不知怎的这一切——市镇、河流、森林和房子——似乎对我都有些生疏了。”

他转过身来，纵目眺望着市镇那边的远处的悬崖。挂满寒霜的花园和房子都坐落在那儿。炊烟从烟囱里缭绕升起。风把烟霭吹送到桦树丛里去。

波塔波夫慢腾腾地朝着家宅的方向走去。他决定不进里面去，只从门前路过一下，也许走进花园去，在古老的凉亭里站一会儿。一想到跟他和他父亲毫不相关的陌生人，住在他父亲的房子里，他心里就觉得难受的很。顶好是什么也不看，免得让自己苦恼——干脆离开，把过去的事都忘掉。

“唔，”波塔波夫想，“一天天过下去，你就更老练了，也就学会用更冷静的眼观来看待事物了。”

傍晚的时候，他走到了家宅。他小心翼翼地推开门，可是它旧吱嘎响了一声。一片白皑皑的花园，仿佛受了一惊。从一根树枝上哗啦一声落下一团雪。波塔波夫转过身子来。通到凉亭的小径上，雪已打扫干净。他走到凉亭跟前，手扶着摇晃不稳的栏杆。在远处，在森林的那边，天空渲染得绯红——显然是月亮在云彩后面升起了。他摘下帽子，用手抚了抚头发。四周静悄悄的。只有在山脚底下，妇女们到冰窟窿打水的时候，她们把空水桶弄得叮当作响。

波塔波夫把胳膊肘凭依在栏杆上，两手抱住脑袋。

“这是怎么回事呢？”他嘟哝道。

他觉得肩膀上有谁轻轻地触摸了一下，转过头来，迎面看见了一个头上缠着一条暖和的头巾、面容苍白的庄重的少妇。她一声不响地望着他。她的双颊上有雪花在融化着——她也学是刚从树枝旁边擦过来的。

“戴上帽子，”她柔和地说。“不然，你会着凉的。进屋来吧。你千万别站在这儿了。”

波塔波夫没有说什么。妇人拉着他的手，领他沿着扫了雪的小径走过去。临走近门厅的时候，他停住了。他的喉咙有一阵哽咽，喘不上气来了。那妇人用同样温柔的声调说：

“不要紧的，请不要注意我。一会儿就会过去的。”

她跺了跺脚，把靴子上的雪抖落下去，震得小门铃在门厅里铮铮地回响着。波塔波夫深深地吸了一口气。

他走进房屋里，就愣住了，咕噜了几句什么，随后在大厅里脱掉了大衣；有一股桦树木柴的气味直扑鼻子。他看见阿基普蹲在躺椅上，打着呵欠。躺椅附近，站着一个梳辫子的小姑娘，带着喜悦的眼光望着波塔波夫；不过她并不是在望着他的面孔，而是在望着他袖上的金袖章。

“来吧，”达吉亚娜·彼得罗芙娜说。她把波塔波夫领进厨房。

那儿有一个装冷水的蓝色罐子，还有那熟悉的绣着绿色橡树叶的亚麻布手巾。

达吉亚娜·彼得罗芙娜出去了。小姑娘给波塔波夫送来一块肥皂，他在洗脸的时候，她就在一边瞧着他。波塔波夫还觉得忸怩不安。

“你的妈妈是谁？”他满脸通红的问那姑娘。

他问这句话，只不过是开了个头说点什么。

“她自己以为是个大人，”姑娘神秘地低语道。“不过她根本不是。她是各甚至比我还坏的姑娘。”

“为什么呢？”波塔波夫问道。

小姑娘并没有回答。她一边笑，一边就跑出厨房去了。

整个晚上波塔波夫都被一种奇异的感觉纠缠着：他仿佛生活在一个影影绰绰、却很真切的梦境里。屋里的各样东西，正如他所预期看到的那样。钢琴上仍旧摆着从前的乐谱。同样的黄色蜡烛照亮着他父亲的小书房，发出嗤嗤的响声。甚至他从医院里写来的信，还搁在写字台上——放在那只旧罗盘针底下，这是他父亲经常搁信的地方。

喝完茶后，达吉亚娜·彼得罗芙娜领波塔波夫到丛林那边他父亲的目的上去。朦胧的月亮高高地在天空上升起来。桦树在月光下闪闪发光，在雪地上撒下淡淡的阴影。

然后，在迟暮时分，达吉亚娜·彼得罗芙娜在钢琴跟前坐下来。她用手指轻轻地按了一遍琴键，转向波塔波夫说：

“我仿佛觉得以前在什么地方和你见过面。”

“我也有这样的感觉，”波塔波夫回答。

他凝望着她。烛光斜射，照亮了她的半个脸。波塔波夫站起来，在屋里踱了一会儿，就站住了。

“不，我记不得了，”他带着沙哑的声音说。

达吉亚娜·彼得罗芙娜转过头来，诧异地瞥了波塔波夫一眼，但她没有回答什么。

书房里的躺椅，给波塔波夫当作床铺好了。他睡不着觉。在这屋子里的每一分钟都是宝贵的，一分钟他都舍不得白过去。他躺着听阿基普蹑蹑的脚步声，听钟的滴答声，听达吉亚娜·彼得罗芙娜在隔壁房间里跟保姆小声说着什么。后来，说话声停止了，保姆也走出去了，但是门底下那一缕光线还停留在那儿。波塔波夫听到翻书页的沙沙声——显然是达吉亚娜·彼得罗芙娜正在看书。他猜想她坐着不睡是为了到时候就唤醒他，好来得及赶上火车。他本想告诉她他也没有睡着，但他不敢说出口来。

四点钟的时候，达吉亚娜·彼得罗芙娜悄悄地推开门，招呼他。他动弹了一下。

“该起来了，”她说。“我真不愿意这么早来叫醒你！”

达吉亚娜·彼得罗芙娜经过沉睡的市镇，把波塔波夫送到车站上去。在第二遍铃响过后，他们才告别了。达吉亚娜·彼得罗芙娜把两只手都伸给他。

“给我来信，”她说。“我们现在差不多成亲戚了，是不是？”

波塔波夫没有说什么。他只是点一点头。

几天以后，达吉亚娜·彼得罗芙娜接到波塔波夫从途中寄来的一封信：

我们在什么地方相遇过，我当然还没有忘记，但是我觉得在家里不愿意谈起那件事。你记得一九二七年秋天在克里米亚的情景吗？还有那在里瓦狄亚的公园的老法国梧桐吗？阴沉的天空，暗淡的大海。我正沿着通往鄂连达的小径走。半路上，我遇见一个姑娘，坐在路边的长凳上。她的年纪总有十六岁光景。她一看见我就站起，向我走来。我们走到并排的时候，我瞟了她一眼。她轻捷而迅速地走过去了；她手里举着一本打开的书。我站住了，对她的背影凝视了许久。那位姑娘就是你。我不会弄错的。我盯着你瞧的当儿觉得浑身发冷。那时候我心中想道：一个可以使我一生毁减，或者使我得到幸福的女子，从我身旁走过去了。我觉得我可以对那个女子爱到神魂颠倒的地步，我祝愿她的每一个脚步，我一定得找到你不可。这就是我站在那儿所想的念头，但是我并没有从那个地点挪动一步。为了什么——我也不知道。从那以后，我就一直爱着克里米亚，还爱着那条小径，在那里我只见了你短短的一瞬间，以后就永远失去了你。但是人生对我是仁慈的。我又见到了你。如果一切事情结果都很顺利，你愿意要我的生命的话，我的生命当然就属于你。对的，我在父亲的写字台上发现已拆开了的我写的信。我了解了一切，只能从远方来感谢你了。

达吉亚娜·彼得罗芙娜把信搁起来，用朦胧的眼睛望着窗户外边白雪掩盖的花园。

“我的天哪！”她喃喃道，“我平生从来没有到过克里米亚，从来没有！但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？难道值得把真情告诉他，让他失望，或者使我自己失望吗？”

1943 年